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百十一至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李如梓

謄録監生臣于希賢

冊府元龜卷二百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閏位部

旌表　明賞　延賞

旌表

周書云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葢所以彰德而揚善也自古令王率行兹道若乃雄視區宇裂疆鼎峙餘分應歷希古崇教何嘗不旌別懿行敦厲風俗其有先賢餘俗

拱木斯存忠臣英烈碎首不屈孝感發乎誠性義讓興於閭里固守儉行高避世紛博施以周急居身以挺操者莫不嚴其祠祀申之賻禮臨弔加謚廩給賜爵優錫異等給復累世故雖匹夫之特其敢忽諸

秦始皇時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涪陵出丹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宋高祖初為宋公北征軍次留城經張良廟令曰夫盛

德不泯義在祀典徽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黄中炤鄰殆庶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大拯横流夷項定漢固以参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雒顯嘿之間窈然難究源流淵浩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殘遺像陳昧撫迹懷人慨然永歎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遊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可改構榱桷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以紓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永初元年追封王鎮惡為龍陽縣侯食邑千五百户初鎮惡為沈田子所害高祖表於天子曰故安西司馬征虜將軍王鎮惡志節亮直機畧明舉自策名州府屢著成績荆南遘釁勢據上流難興彊蕃憂兼内侮鎮惡輕舟先邁神兵電臨旰食之虞一朝霧散及王師西伐有事中原長驅雒陽肅清湖陜入渭之捷指麾無前遂廓定咸陽俘執偽主克城之效莫與為疇實干城所寄國之方名也近北虜遊魂寇掠渭北統率衆軍曜威撲討

賊既遠奔還次涇上故龍驤將軍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加刃害忠勲未究受禍不圖痛惜兼至惋悼無已伏惟聖懷為之傷惻田子狂悖即已備憲鎮惡誠著艱難勲參前列殊績未酬宜蒙追寵顧勑有司議其褒贈於是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至是帝受命又追封焉

文帝初即位詔曰乃者權臣陵縱兆亂基禍故吉陽令張約之抗疏矢言至誠慷慨遂事屈羣醜殞命遐疆志節不申慼悼兼至昔關老奏書見紀漢策闔纂獻規荷

榮晉代考其忠概參近前蹤宜加旌顯式揚義烈可贈以一郡賜錢十萬布百疋

元嘉三年贈會稽諸曁人賈恩天水郡顯親縣左尉恩母亡居喪過禮未塟為隣火所逼恩及妻栢氏號哭奔救隣追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栢俱見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三世孫是追贈

四年改吳興人潘綜所居之里為純孝里蠲租布三世孫恩亂綜與父俱逃父老不能去謂綜速去無並死綜

不忍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義而舍之故有
是命
是年勑牓表會稽永興人郭世道閭門蠲其租調改所
居獨楓里為孝行里又牓會稽山陰人嚴世期門曰義
行嚴氏之閭復其身傜役蠲租稅十年世期少有孝行
母亡負土成墳仁厚之風行於鄉里大小莫敢呼其名
者會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惇行帝嘉
之故有是命世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張邁兄弟

三人妻各産子時歲饑歉慮不相存欲棄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觧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各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衣服之二十餘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饑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爲殯埋存育孩幼山陰令何曼之表言之故有是命

八年詔曰故綏遠將軍晉壽太守郭啓玄往銜命虜庭秉義不屈受任白水盡勤靡懈公奉私餼纖毫弗納布

衣蔬食飭躬惟儉故超受顯邦以甄廉績而介誠苦節始終匪貳身死之日妻子凍餒志操殊俗良可哀悼可賜其家穀五百斛

二十五年幸江寧經劉穆之墓詔曰故侍中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秉德佐命翼亮景業謀猷經遠元勲克茂功銘鼎彛義彰典策故已嗣徽前哲宣風後代者矣近因遊踐瞻其塋域九原之想情深悼歎可致祭墓所以申永懷

二十六年辛丑徒遣使祭晉故司空忠肅公何無忌之墓

孝武帝即位初詔曰日者逆豎犯蹕釁變卒起廣威將軍關中侯卜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而旋受虐刃勇冠當時義侔古烈興言追悼傷痛予心宜加甄贈以旌忠節贈龍驤將軍盆州刺史謚曰壯侯帝親臨哭給天與家長稟初天與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兼帶營禄元凶劭入弑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

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故有是命又詔曰徐湛之江湛王僧綽湛之等以議廢立事為元凶所害門户荼酷遺孤流寓言念既往感痛兼深可令歸居本宅厚加卹賜於是三家長給廩又詔曰司徒故左長史張敷正心簡立幼樹風規居哀毀滅孝道淳至

宜在追甄於以報美可追贈侍中仍改其所居稱為孝張里敷吳興人父亡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蔬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譬止之敷益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輩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來未朞年而卒又詔曰夫輕道重義亟聞其教世獘國危希遇其人自非達義之至識正之深者孰能抗禦衛主遺身固節者哉故太子左衛卒袁淑文辯優給秉忠貞慤當要逼之切意色不撓厲辭道逆氣震兇黨虐

刃交至取斃不移古之懐忠殞難未有出其右者興言嗟悼無廢乎心宜在加禮永旌宋有臣焉可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淑為元凶邵所殺故有是命

大明二年改晉陵人余齊民所居之里為孝義里齊民為邑書吏父殖在家病亡家人以父病報之信未至齊民謂人曰比者内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便歸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絶良久乃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

汝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殰所須史便絶州郡上言有司奏曰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天古今豈異齊民至性繇中情非外感淳精凝至深心天徹跪訊遺旨一慟殞亡雖迹異參柴而誠均丘趙方今化淳以禮治本惟孝靈祥歸應其道先彰齊民越自氓隷行貫生品旌閭表墓允出在兹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錫其母穀百斛從之

五年行幸經殷景仁墓詔曰故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

淹正風識明允徽績忠謨夙達光炤惠政茂舉寔留民

屬近瞻丘墳感往興悼可遣使致祭又經王弘等墓下

詔曰故侍中中書監太保録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文

炤公弘德猷光邵鑒識明遠故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

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曇首夙尚恬素理心身正並綢繆

先眷契濶屯夷内亮王道外流徽譽以國圖令勲民思

茂惠朕薄巡都外瞻覽墳塋永言想慨良深于懷便可

遣使致祭墓所

七年車駕幸南豫州詔遣祭晉大司馬桓温征西將軍毛璩墓明帝即位初以柳元景為前廢帝所害詔曰故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巴東郡開國公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沉正義亮時恭素範物幽明道盡則首贊孝圖國運開歷則毗爕皇化方任孚漢輔業懋殷衡而蜂豺肆濫顯加禍毒兇動勲烈悲深朝貫朕承七廟之靈纂臨寶業情典既申痛悼彌軫宜崇貢徽册以旌忠懿可追贈使持節都督

南豫江二州諸軍事太尉侍中刺史國公如故給班劒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又以故侍中太尉沈慶之為廢帝所害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

泰始三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遣信要引魏魏遣尉遲苟人等救之安都降魏初安都起兵長史蘭陵儼宻欲圖之見殺安都未向桑乾前軍裴祖隆謀殺苟人舉彭城歸順事洩見誅員外散騎侍郎孫耿之往安都從子索肥戰死及劉彌之張靈慶皆戰敗見殺並為帝所哀

追贈儼光祿勲祖隆寧朔將軍兖州刺史耿之羽林監
彌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靈慶寧朔將軍冀州刺史
南齊太祖建元三年遣兼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
行天下表列公孫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
税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事父母以孝聞弟亡無以葬身
販貼與鄰里共歛送之費兄妹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
禮
華寶晉陵無錫人父豪義熈末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别

謂寳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及長安陷歿寳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薛天生劉懷胤亦晉陵人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與弟有恩義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歳遭父喪不絮帛不食鹽菜吳欣之晉陵利城人宋元嘉末弟尉之為武進縣戍隨王誕起義太祖遣軍主華欽討之吏民皆散尉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吳達之義興人嫂亡

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塚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因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韓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輙更改種久之鄰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

孫淡太原人僑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痊為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

蔣儁之妻黄氏義興人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赴水自
殺乃止
封延伯者僑居東海三世同財為北州所宗附義興陳
玄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居武陵郡邵榮興文獻叔八世同
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
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楊黒頭踈從四世同居並共
衣食
柳世隆以母憂去職太祖踐祚起為平南將軍南豫州

刺史進爵為公帝手詔與司徒褚淵曰向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可復職非直使人惻然實亦世珍國寶也淵答曰世隆至性純深哀過乎禮事陛下在危盡忠喪親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厲俗敦風

張瓌為吳興太守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俸太祖勅上庫別藏其俸以表其清

武帝永明元年詔曰魏玠袁紹恩洽丘墳晉亮兩王榮

單餘裔二代弘義前載美談亥粲劉秉並與先朝同奬
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
誠可録歲月彌往宜軫優隆粲秉前年改葬塋兆未修
材槨可為經理粗令周禮攸之及其諸子喪柩在西者
可符荆州送返舊墓在所為塋葬事是年又詔會稽
永興兒翼之母丁表門閭蠲租稅丁少喪夫性仁愛遭
年荒分衣食以飴里中饑餓者鄰里求借未嘗違之同
里陳穰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為營婚娶

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山陰丁為置棺器自往歛
塟元徽末大雪商旅斷村里比屋饑丁自出鹽米計口
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為辦塚槨有三調
不登者代為輸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
郡上言有詔蠲表
五年詔曰龍驤將軍安西中兵參軍松滋令蕭叡明愛
敬淳深色養盡禮喪過乎哀遂致毁滅雖未達名教而
一至可愍宜加榮命以旌善人可贈中書郎叡明少有

至性奉親謹篤母疾躬禱夕不假寐及亡不勝哀而卒故有是贈

鬱林王即位初吳興太守孔琇之表曰故鄣人王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獯庭抱終身之痛專席常居銜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牓其閭里有詔牓門改所居為孝行里

明帝建武三年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

詔表門閭蠲調役又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欣之天保姚養育之賣田宅為取婦自與二男寄止鄰家詔其為二子婚仍加蠲詔時司徒東閤祭酒廬陵王主簿江𥡴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帝勑遣仗二十人防墓所王處之廬江人十三喪母二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庭中楊梅隆冬三實每夜所居有光如燭永明中詔牓門蠲其三世

和帝中興三年以故侍中中書監徐孝嗣謀廢東昏未
决並子演况遇害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二年孝嗣
改葬宣徳太后詔贈班劒四十人加羽葆鼓吹謚文忠
改封餘干縣公贈子演侍中謚簡世子况散騎侍郎
梁高祖初為雍州刺史州人韋愛遭母憂廬于墓側負
土起墳帝聞之親往臨弔
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豫章南昌人縢曇
恭母卒水漿不入口晝夜哀慟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

業又長沙臨湘人徐普濟居喪未及葬而鄰家火延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絶累日方蘇

宣城宛陵有女子與母同牀寢母為猛獸所搏女號呌拏獸獸毛盡落行十數里獸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絶太守蕭琛贖焉表言其狀並有詔旌其門閭

大通四年詔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詵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静侯南度固有名德獨貞苦節孤芳素履

奄隨運往惻愴于懷宜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帝少與
詵善雅重之起義署為平西府記室普通中徵為中書
侍郎皆稱疾不起及卒遂有是詔
周捨為太子詹事時南津獲武陵太守白渦書許遺捨
錢百萬津司以聞雖書自外入猶為有司所奏免官既
卒贈侍中高祖詔曰故侍中護軍簡子捨義該玄儒博
窮文史奉親能孝事君盡忠歷掌機密清貞自居食不
重味身靡兼衣終亡之日內無妻妾外無田宅兩兒單

貧有過古烈往者南司白澗之効恐外議謂朕有私致
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可量加褎異以旌善人
㫖匠丁父兄服歷四年不出戶哭泣目皆爛郡縣以狀
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擢為豫章王國左常
侍匠雖即吉毀悴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治
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
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
沈崇傃吳興武康人母卒廬於墓側自以家貧初行喪

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以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高祖聞之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傃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齊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辰更為再朞之禮雖即情可矜而禮有明斷可更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兹風教崇傃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

陳讓

甄恬江陵人喪父廬于墓側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
高祖詔曰朕虛已欽賢寤寐盈想詔彼羣岳務盡搜揚
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兹多牧守騰
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
臧盾有孝性隨父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亡左
右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
此服制未終父又卒盾居喪五年不出廬户形骸枯瘁
家人不復識鄉人王端以狀聞高祖嘉之勑累遣抑譬

服闋除丹陽尹丞

元帝承聖初追贈故吳興太守張嵊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子初太清二年侯景圍臺城嵊遣弟伊率郡兵千人赴援景遣侯于鑒率精兵二萬擊嵊為賊所害賊平乃有是命

陳宣帝時改王知玄所居清苦里為孝家里知玄太原人僑居于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父憂哀毁而卒故有是命

後主至德元年詔曰李陵矢竭不免請降于禁水漲猶
且生獲固知用兵上術世罕有人故侍中司空南平郡
公明徹明徹吳明徹也爰初躡足迄屆元戎百戰百勝之奇決
機決死之勇斯亦侔於古焉及拓定淮淝長驅彭汴覆
勍寇如舉毛掃銳師同沃雪風威慴於異俗功効著於
同文乃欲息駕陰山解鞍瀚海既而歸山巳老數亦終
奇不就結纓之功無辭入褚之屈望封崤之為易冀平
翟之非難雖志在屈伸而奄中霜露埋恨絕域甚可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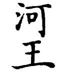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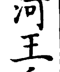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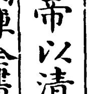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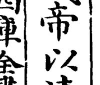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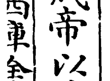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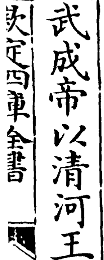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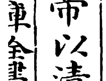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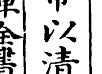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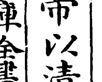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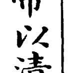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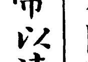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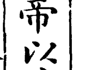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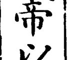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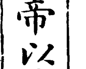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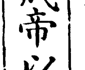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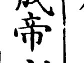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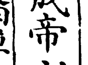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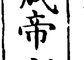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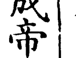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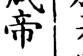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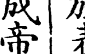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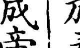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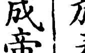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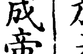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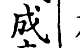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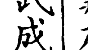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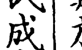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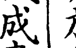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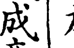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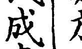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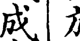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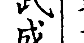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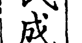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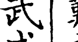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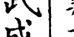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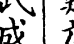
傷斯事已往累逢肆赦凡厥罪戾皆蒙洒濯獨此孤魂未霑寛惠遂使爵土湮没饗醊無主棄瑕録用宜在兹辰可追封郃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以其息惠覺為嗣明徹為隋師所執卒於長安故有是命

東魏静帝武定末高貞與弟謐俱至孝父亡治喪墓次甘露白雉降集焉有司以聞詔標閭里

北齊神武為東魏丞相時尉興敬為帳内都督神武敗周文於邙山興敬為流矢所中卒贈涇岐幽三軍事爵

為公謚曰閔莊神武哀惜之親臨弔賜其妻子祿如興敬存焉

文宣帝受禪初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昂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叚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太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儁等並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殂或殞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並撫問妻子慰逮存亡



天保元年祭告故贈太尉魏泰之墓泰初從神武西討為周文所虜自殺妻武平妻后妹也泰雖以親見幸而功名自建

陸彥師字雲房初仕後魏為襄城王元旭參軍以父難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文宣聞而加歎旌表門閭號其所住為孝終里

武成帝以清河王岳顯祖時為高歸彥譏構憂悸而薨

後歸彥反世祖知其所譖曰清河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彥毀之間吾骨肉籍沒歸彥以良賤百口賜岳家又後思岳之功重贈太師太保

梁太祖開平元年十二月詔故荆南節度使守中書令上谷王周汭贈太師故武昌軍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王杜洪贈太傅先是鄂渚再為淮夷所侵攻圍甚急杜洪以兵食將盡繼來乞師帝料其隔越大江難以赴援兼以荆州據上游多戰艦去江夏甚邇因命周汭舉舟

師沿流以救之汭於是引兵東下繞及鄂界遇朗州背盟作亂乘江陵之虛縱兵襲破之俘掠且盡旣而汭士卒知之皆顧其家咸無鬬志遂爲淮寇所敗將卒潰散汭忿恚自投于江汭之本姓犯文穆皇帝廟諱臣欽若等曰汭本姓成至是因追贈以其系出周文故賜姓周氏及汭兵敗之後武昌以重圍經年糧盡力困救援不至訖爲淮寇所陷載洪以送淮揚遂殺之此二鎭也皆以忠節歿於王事帝每言諸藩屏豫經綸之業必有首痛汭洪之

薨至是追贈之後深加軫悼各以其子孫宗屬録用焉三年八月贈故山東道節度使留後王班太保贈故同州觀察判官盧匪躬工部尚書班故河陽將累以軍功為郡守主留事於襄陽為小將王求所殺匪躬嘗為劉知俊判官知俊反不偕行為亂兵所害

是年贈牢牆使梁祖諱誠故曰牢牆王仁嗣司空故同州押衙史肇右僕射押衙王彦洪高漢詮丘奉言仇瓊並刑部尚書王筠御史司憲初知俊將叛謀會諸將詢所宜仁嗣

等持正不撓悉惟其酷至是褒贈之

明賞

夫爵以報德賞以報功蓋百王不易之令典也而況閏位之君臨御非廣鄰有疆國下覽羣心儻非示彼寬仁厚其褒賞則何以致文武之輸誠被衆庶之為服所以當旋凱而振旅也則行飲至策勲之禮或拓宇而開邑也則施疏爵疇庸之典故使忠義激於肝腸華寵洽於家族捨此道也其可濟乎

秦始皇初為秦王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獻督亢之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不得持尺寸之兵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蜀先主定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金各五百觔銀千觔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班賜各有差西蜀圖成都劉璋出降蜀中殷盛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

吳大帝黃武五年攻石碭孫奐為揚武將軍領江夏太守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大帝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奐軍陣整齊帝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

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内侯
景帝初封琅邪王廢帝廢孫綝使宗正孫楷中書郎董
朝迎帝即位永安元年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
今通義其以大將軍綝為丞相荆州牧增食五縣武衛
將軍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
授為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
張布輔道勤勞以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
封為鄉侯

十一月帝聞孫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誅綝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臣加布為中軍督封布弟惇為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為校尉

後主大帝孫和子也初封烏程侯景帝甍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迎立之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増位班賞一皆如舊

宋高祖踐祚思佐命之功詔曰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鎮

軍將軍丹陽尹徐羨之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
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華容侯王弘散騎常侍護軍將
軍作唐男檀道濟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領
軍謝晦前左將軍江州刺史宜陽侯檀韶使持節雍梁
南北秦四州荆州之河北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關
中侯趙倫之使持節督北徐兖青三州諸軍事征虜將
軍北徐州刺史南城男劉懷慎散騎常侍領太子左衛
率新淦侯王仲德前冠軍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彌左

衛將軍灄陽男劉粹使持節南蠻校尉佷山子劉彦之西中郎司馬南郡宜陽侯張邵參西中郎軍事建威將軍河東太守貲中侯沈林子等或忠規遠謀扶贊洪業或肆勤樹績弘濟艱難經始圖終勳烈惟茂並宜與國同休饗兹大賚美之可封南昌縣公弘可華容縣公道濟可改封永脩縣公亮可建城縣公晦可武昌縣公食邑各二千戶韶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戶仲德可增邑二千二百戶懷慎彦之各進爵為侯粹改封建安縣侯並

增邑千户倫之可封霄城縣侯食邑千户邵可封臨沮縣伯林子可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户開國之制率循舊章羙之遷尚書令揚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位司空録尚書事常侍刺史如故

明帝初即位下詔曰夫良圖宣國賞崇彜命殊績顯朝榮勤王府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王景文風度淹粹理授清暢體兼望實誠備夷岨實歷方啓密贊義機妖徒干紀豫毗廟畧宜登茅社永傳厥祚朕澄氛寧極實資多

士疏爵疇庸寔膺徽烈尚書左僕射領衛尉蔡興宗識
懷詳正思局通敏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褚淵器情
閑茂風業昭遠並謀參軍政績亮時艱拓宇開邑寔允
勲典景文可封江安縣侯食邑八百户興宗可始昌縣
伯淵可南城縣伯食邑五伯户景文固讓不許乃受五
百户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四月即位五月詔封佐命文武功
臣新除司徒褚淵等三十一人進爵增户各有差

明帝建武末王敬則叛逆既敗封左興盛新吳縣男崔恭祖遂興縣男劉山陽湘陰縣男胡松沙陽縣男各四百户賞平敬則也

梁太祖開平二年十月以行營左廂步軍指揮使賀瓌為左龍虎統軍以左天武軍夾馬指揮使尹皓為輝州刺史以右天武都頭韓塘為神捷指揮使左天武第三都頭胡賞為右神捷指揮使仍賜帛有差以解晉州圍之功也

三年六月同州節度使劉知俊據郡叛知俊弟内直右保勝指揮使知浣自雒奔至潼關右龍虎軍十將張温以上二十二人於潼關擒獲劉知浣送至行在勅知浣逆黨之中最為頭角龍虎軍親兵之内實冠爪牙昨者攻取潼關率先用命尋則擒獲知浣最上立功頗壯軍威將除國難所懸賞格便可支分許賜官階固須除授但昨捉獲劉知浣是張温等二十二人一時向前共立功効其賞錢一千貫文數内一百貫文與最先打倒劉

知洸衙官李稠四十三貫文與十將張温二十人各與錢四十二貫八百五十文立功勑救命使授郡府亦緣同時立功人數不少所除刺史難議偏頗宜令逐月共支給正刺史料錢二百貫文數内十將張温一人每月與十貫文餘二十一人每月每人各分九貫文仍起七月一日以後支給人與轉官職仍勘名仰分析申奏當與施行

乾化元年九月帝駐相州賞左親騎指揮使張仙右雲

騎指揮使宋鐸嘗身先陷陣各賜帛

二年三月勅以攻下棗彊縣有功將校杜暉等一十一人並超加檢校官銜官宋彥等二十五人並超授軍職

延賞

夫念功不忘延賞及後邦家之治所以有成人臣之心於是知勸雖商周之盛典墳所載未嘗易此也而況當艱危之際有戰伐之事或分據於一方或抗衡於中國必在總攬豪傑網羅英俊顯忠遂良育才樂善而已其

有同德之臣一心之士生著功烈沒樹風聲思有以答
彼忠誠昭斯國典則有軫遺孤卹宗黨或錫以土宇或
授之冠冕或接於姻婭或修乎廢絶蓋惻隱之至仁不
朽之盛德也以至推流根之澤須錫壤之恩又足以慰
罔極之悲成不匱之孝焉
蜀先主時龎統為軍師中郎將從入蜀進圍雒陽統
率衆攻城為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
議郎遷諫議大夫

法正為尚書令卒先主為之流涕賜子邈爵關内侯

董允為大將軍卒後主痛惜賜子粲爵關内侯

吳大帝時陳武為偏將軍奮命戰死帝哀之武子脩有武風建安末追録功臣後封都亭侯

凌操為破賊校尉從大帝討夏口先登破其前鋒中流矢死子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帝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别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

凌統為偏將軍病卒二子烈封年各數歲帝内養於宫

愛侍與子同及八九歲追録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

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蔣欽為津右護軍大帝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道病卒

帝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

壹封宣城侯

黄蓋領武陵太守加偏將軍大帝踐祚追論其功賜子

柄爵關内侯

孫皎為征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卒大帝追録其功封

子裔爲丹陽侯

程普爲盪寇將軍卒及大帝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爲亭侯

顧雍爲丞相初疾微時大帝令醫趙泉視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别死生吾必不起故帝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濟襲爵無後絶景帝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絶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爲醴陵侯以明著舊勲

朱據為驃騎將軍賜死後二子熊損復為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録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公主

後主即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扶社稷忠諫忘身封晃子緒為東陽亭侯弟幹恭為立義都尉緒亦至尚書僕射晃大帝時為尚書僕射帝時廢太子和晃固諫斥還鄉里至是追其功封其子弟焉

宋高祖時初劉鍾從帝為行參軍征廣固以功封永新縣男食邑五百戶後平蜀有功應封四百戶男以先有封爵減戶賜以次子敬順高昌縣男食邑百戶

沈慶之為侍中太尉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渡江總領衆軍

少子文耀年十餘歲善騎帝愛之又封永陽侯食邑千戸

謝弘微繼從叔峻後襲爵建昌侯晉世名家身有國封

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騎侍郎

王大司馬參軍

沈文季字仲達呉興武康人父慶之為司空孝建三年

文季起家辟州主簿遷秘書郎以慶之勲重大明五年

封文季山陽縣五等伯

南齊武帝時王敬則為右衛將軍又封敬則子元遷為東鄉侯食邑三百七十户

梁高祖時江淹為金紫光禄大夫醴陵侯卒子為襲封自丹陽丞為長城令有罪削爵晋通四年帝追念淹功復封為吴昌伯邑如先

楊公則為中衛軍寧都侯卒子瞟嗣有罪國除高祖以公則勲臣特詔聽庶長子眺嗣固讓歷年乃受

北齊孝昭帝時詔九州勲人有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

廣骨肉之恩

武成時張雕為國子祭酒侍詔文林館子德冲謙謹善於人倫聰敏好學頗涉文史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歴員外散騎侍郎太師府掾入中書舍人隨例待詔

梁太祖開平元年九月魏博羅紹威二男廷望廷矩年在幼稚皆有材器帝以其藩屏勲臣之胄宜受非次之用皆擢為郎恩命既行之後二子亦就班列紹威乃上章以齒幼未任公事乞免主印宿直從之

四年四月壬戌詔曰追養以禄王者推歸厚之恩欲静而風人子抱終身之感其以刑部尚書致仕張策及三品四品常參官二十二人先正各追贈一等

五年五月甲申朔制曰諸道節度使錢鏐張宗奭馬殷王審知劉隱各賜一子六品正員官高季昌賜一子八品正員官賀德倫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冊府元龜卷二百十

冊府元龜卷二百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閏位部

求舊　繼絶

求舊

周書曰人惟求舊傳曰禮不忘其本蓋云仁厚之至也自孫劉並起南北建號以暨于梁室咸君臨其國施命興化至乃追念疇曩深懐雅固篤其恩意推之禮遇或

屈法以申宥或歎逝而思賢以至廵省維桑周爰顧慕優其賜予加之蠲復頒爵州閭之耆艾延寵藩國之僚佐人用胥悅俗以歸厚夫如是則澤雖渥而非偏賞雖豐而不僭矣

蜀先主初領荆州牧以廖立為長沙太守㑹吳將吕蒙掩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

後主為太子時來敏為家令後主即位為光禄大夫坐

過黜免後主以敏東宮舊臣特加優等故廢而復起以
爲執慎將軍
吳孫策與周瑜同年友善瑜自壽春還吳策親自迎瑜
授瑜建威中郎將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
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儁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
之分如前在丹陽發兵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
此未足以報者也
大帝嘗與朱然同書學結恩愛至統事以然為餘姚長

累遷左司馬右軍師總為大督及寢疾帝晝為減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自創業功臣疾病帝意所鍾呂蒙凌統外然其次矣及卒素服舉哀為之感慟

滕裔父胄善屬文大帝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嘗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帝為之追録舊恩封裔都亭侯

景帝初為琅邪王居會稽時太守濮陽興深與相結及即位徵興為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黄侯

宋高祖時謝景仁初為桓玄黄門侍郎時高祖為桓修

撫軍中兵參軍甞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之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辦而景仁為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高祖甚感之甞謂景仁是太傅安孫及平京邑入鎮石頭景仁與百僚同見高祖高祖目之曰此名公孫也謂景仁曰承制府須記室參軍今當相屈以為大將軍武陵王遵記室參軍仍為從事中郎雅相推重申以婚姻

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

永初元年詔曰彭沛下邳三郡首事所基情義繾綣事由情獎古今所同彭城桑梓本鄉加隆攸在優復之制宜同豐沛可復租布三十年

文帝初為冠軍將軍以丘淵之為長史及即位以舊恩歷顯官侍中都官尚書吳郡太守

元嘉四年三月丙子詔曰丹徒桑梓綢繆大業攸始踐境永懷觸感罔極昔漢章南巡加恩元氏況情義二三

有無曩日思播遺澤酬州慰士民其蠲此縣今年租布

二十六年三月辛丹徒申南北沛下邳三郡復又詔曰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衿帶江山表裏華甸經途四達利盡淮海城邑高明土風淳壹包總形勝實唯名都故能光宅靈心克昌帝業頃年岳牧遷迴軍民從散屢里廬宇不逮往日皇基舊鄉地無藩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可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給以田宅并蠲復五月丙寅又詔曰吾生於此城及廬循肆亂害流兹境先帝

以桑梓根本寔同休戚復以蒙稚猥同艱難情義繾綣衷險兼備舊物遺蹤猶存心目歲月不居逝踰三紀時人故老與運零落眷惟既往倍深感嘆可搜訪于時士庶文武今尚存者具以名聞人身已亡而子孫見在優量賜賚之

孝武帝初為都督江州刺史時江蠻為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伐之慶之以王國令使吳喜自隨使命去來喜為帝所知賞帝於巴口建義喜遇病不堪隨

慶之下事平帝以喜爲主書稍見親遇擢爲諸王學官王景文爲宣城太守元凶劭以爲黄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帝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欵以父在都邑不獲致身及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除南平王鑠司空長史不拜出爲東陽太守

大明二年詔曰先帝靈命初興龍飛西楚嵗紀浸逺感往纏心奉迎文武情深常隸恩弘殊澤以申永懷吏身可賜爵一級軍户免爲平民

七年三月巡南豫南兖二州詔曰朕弱年操製出牧司雍承政宣風荐歷年紀國步中阻治戎江甸艱虞情義寔繫于懷今或講練蒐訓涉兹境閭故邑耆舊在目罕存年世未逺殲亡大半撫迹惟事傾慨兼著太宗讌故晉陽洽恩世祖流仁濟畿暢澤永言往猷恩廣前賚可蠲歷陽郡租輸三年遣使巡慰問民疾苦鰥寡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厚賜粟帛年髙加以羊酒凡一介之善隨才銓貫前國名臣及府州佐吏量所沾錫人身已往施

及子孫

十二月幸歷陽追思在藩之舊下詔曰故光禄勲前征虜長史鄧脩之體局沈隱累任著績朕昔當藩重首先佐務心力款盡弗忘于懷往歲息瑑凶悖自取誅剪泣恩及琬特免釁戮今可擢為給事黄門侍郎以旌宿誠

明帝初為湘東王時虞愿為國常侍轉尋陽王府墨曹參軍及帝立以愿儒史學涉兼藩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

江謐字令和為于湖令明帝為南豫州謐傾身奉之為帝所親待即位以為驃騎參軍轉尚書度支郎俄遷右丞兼比部郎

南齊太祖初為宋相國沈昭略為西曹掾甚賞之及即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擬以前軍將軍帝不欲違乃可其奏尋為中書郎累遷侍中

崔慧景宋末為長水校尉自結太祖昇明三年豫章王為荆州太祖受禪遣慧景奉表稱慶還京師太祖召見加

意勞接轉平西府慧景留為鎮西司馬兼諮議太祖受
禪封安樂縣子三百戶司馬南郡內史
垣閎宋昇明初為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豫章王對
直殿省遷右衛將軍太祖即位以有心誠封爵如舊加
給事中領驍騎將軍
武帝少年與蕭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軍府
西門車轅折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不得
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祚詔以景先為兼領軍將軍拜

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輮事邪景先奉謝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帝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

王晏初為西安主簿武帝時為長史與晏相遇後轉鎮西板宴記室鎮湓城晏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委焉及武帝即位累遷常侍丹陽尹宴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以接之而晏

每以疎漏被帝呵責連稱疾久之帝以晏須禄養轉為江州刺史晏固辭不願外出見許留為吏部尚書領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張欣泰為尚書都官郎武帝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即位以爲直閣將軍領禁旅

沈冲字景綽為武帝征虜長史尋陽太守甚見委遇世祖還都使冲行府州縣太子中庶子帝在東宫待以恩舊及即位轉御史中丞虞悰初為宋黄門郎武帝始從官家貧薄悰推國士之眷數相分與每行必呼帝同載

帝甚德之昇明中世祖為中軍引悰為諮議參軍遣吏
部江謐持手書謂悰曰今因江吏部有白以君情顧意
欲相屈建元初轉太子庶子帝即位以悰布衣之舊從
容謂悰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臣欽
若等曰按晉書虞肅父孝武帝時為侍中即悰祖也
劉悛初為宋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武帝同直殿内
為明帝親待繇是與世祖欵好遷通直散騎侍郎及武
帝鎮湓城後悛出為廣州刺史武帝自尋陽還遇悛於

舟渚間歡宴敘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
王子良攝衣履修父友之敬帝旣即位累遷長兼侍中
車駕數幸悛宅宅盛治山池造甕牖世祖著鹿皮冠被
悛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後從駕登
蔣山帝數嘆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顧謂悛曰此況卿也世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
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
周山圖初為輔國將軍及武帝踐祚遷竟陵王鎮北司

馬帶南昌太守將軍如故以湓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

王諶永明初遷豫章王太尉司馬武帝與諶相遇於宋明之世故委任為輔國將軍

到撝為黄門郎解職武帝即位遷太子中庶子不拜又除長沙王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先是宋世帝數遊會撝家同從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帝對剖食之帝懐其舊德意眄良厚至是一歲三遷

海陵王初為新安王及即帝位詔曰新安國五品以上悉與滿敘自此以下皆聽解遣其欲仕者適所樂
明帝初為宣城王即位詔宣城國五品以上悉與滿敘自此以下皆聽解遣其欲仕者適所樂
梁高祖初開覇府以齊司徒右長史任昉為驃騎記室參軍始高祖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箋

曰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策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三年咳唾為恩眄睞成飾小人懷惠傾知死所昔承清晏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非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明公道貫二儀勲超遂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化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驤首惟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己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殞越且知所報

天監元年復南蘭陵武進縣依前代之科

大同十年三月帝幸蘭陵謁建陵至脩陵詔曰故鄉老少接踵遠至情貌孜孜若歸于父宜有以慰其此心並可錫位一階并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監所責民蠲復二年普賚内外從軍官主左右錢米各有差因作還舊鄉詩癸卯詔園陵職司恭軍勤勞并賜位一階并加沾賚是月幸廻賓亭宴帝鄉故老及所經郡縣奉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二千

蕭琛為侍中高祖在西邸早與琛狎每朝讌接以舊恩呼為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簉中陽夙忝同閈雖迷興運猶荷洪慈帝荅曰雖云早契濶乃自非同志忽談興運且異狂奴

陶弘景齊末義師平建康問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高祖既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絶冠蓋相望

何點與高祖有舊及踐祚手詔曰昔因多暇得訪逸軌

生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覽別丘園十有四
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
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敘故舊有所
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況以縠綃見文
叔文先陽彪字子桓魏文帝字伯況周黨字文叔光武字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
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㸃以巾褐引入華林
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仍下詔曰前徵士何
㸃高尚其道身安容膝脫落形骸棲志窅冥朕日昃思

治尚想前哲況親得同時而不與爲政喉舌任切必俟
邦良誠望貢然屈居獻替可徵爲侍中辭疾不起乃
復詔曰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繇
自遠往因素志頗申讌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
邁俗受俸漢朝安道逸志不辭晉禄此蓋前代盛軌往
賢所同可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大官別給既
人高曜卿故事同垣下袁渙字曜卿魏太祖賜垣下穀天監三年卒時
年六十八詔曰新除侍中何點棲遲衡泌白首不渝奄

至殞喪倍懷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錢二萬布五
十疋喪事所須内監經理又勑點弟裔曰賢兄徵君弱
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
幽遠理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朕膺籙
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
此難進方賴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
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引見窅然汾
射茲焉有記一旦萬古良懷傷悼鄉友于淳至親從彫

亡偕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緜永恨伊何可任永矣奈何

曹景宗爲領軍將軍高祖數讌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爲笑樂

范雲爲吏部尚書嘗侍讌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

王珍國嘗以明鏡獻誠於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後因

侍宴帝問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答曰黄金在臣肘不敢失墜復為右衛將軍加給事中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天監初封灄陽縣侯邑千户

元帝初鎮荆州顔恊為記室及卒甚歎惜之為懐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度信乃含忠實鴻漸殊未昇上材淹下秩

宗懔初為元帝記室後為别駕江陵令及帝即位擢為尚書侍郎又手詔曰昔扶栁開國尚曰故人西鄉作土

本縣賓客況事涉勲庸而無爵賞尚書侍郎宗懔極有帷幄之謀誠深股肱之任從我於邁多歴歲事可封信安縣侯食邑一千户

王褒為安成郡太守侯景度江建業擾亂文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内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時猶在郡勑王僧辯以禮發遣褒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褒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

陳高祖即位以左光禄大夫王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

之敬

沈恪吳興武康人也在梁為新喻侯高祖與恪同郡情好甚暱蕭暎卒後高祖南討李賁仍遣妻子附恪還尋補東宮直

文帝梁末避地臨安于駱牙母觀帝儀表知非常人待之甚厚及即位牙為越州刺史初牙母之卒也于時饑饉兵荒至是始葬詔贈牙母常安國太夫人謚曰恭遷牙為貞威將軍晉陵太守

華皎梁代為尚書比部令史侯景之亂事景黨王偉高祖南下文帝為景所囚皎遇帝甚厚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皎為都尉録軍府穀帛多以委之皎聰慧勤於簿領及文帝即位除開遠將軍右衛將軍天嘉元年封懷仁縣伯邑四百戶

北齊高祖少與司馬子如相結託分義甚深及入雒除右僕射與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右僕射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高祖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待之甚厚

並坐同食從旦達暮及其當還高祖及武明后俱有賚遺率以為常

劉貴為御史中尉雖非佐命元功然與高祖布衣之舊特見親重

叚長仕東魏為懷朔鎮將常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云君乃康世之才終不徒然也請以子孫爲託興和中啓贈司空公子寧相府從事郎中

崔陵仕東魏為左光禄大夫仍鎮黄門尋以貪汚為御

史所劾因還鄉里遇赦始出高祖以陵本豫義旗復其

黄門

文宣帝天寳初陳留太守徐逺為御史所劾遇赦免沈

廢二年帝以逺勲舊特用為領軍府長史

武成帝居藩曽病文宣令齊州刺史崔季舒療之傋盡

心力太寧初追還引見慰勉累拜度支尚書開府儀同

三司張雕為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武成即位以舊恩

除通直散騎侍郎

魏收為中書監兼右僕射開府坐罪除名河清三年起除清都尹尋遣黄門郎元文遥勑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為尹非為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

梁太祖唐天復元年正月兼河中節度至府出東郊以素服拜于故節度使王重榮之壠以申夙分又辟其少子瓚為節度判官又請故宰相張濬為重榮神道碑曰

帝頃自左馮來歸蒲坂而重榮識在田之奇狀有附翼之深期劉宣威坐席之言形于昔日喬太尉英雄之許感極兹辰帝追思之深故恩禮若是開平二年四月以户部尚書致仕裴廸復為右僕射廸敏事慎為達吏治明籌筭帝初建節旄於夷門廸一謁見如故知乃辟為從事自是之後歷三十年委四鎮租賦兵籍帑廩官吏獄訟賞罰經費運漕事無巨細皆得專之帝每出師即知軍州事逮于二紀不出梁之閫閾甚有裨贊之道禪

代之歲命為太常卿屬年已耆耋視聽昏塞不任朝謁

遂請老許之朞月復起師長庶官焉

三年以蒲州肇迹之地且因經略鄜延於是巡幸數月

暇日遊豫至焦梨店頗述前事念王重榮舊功下詔褒

獎而封崇之

劉崇太祖微時嘗傭力崇家及即位召崇用之歷殿中

監商州刺史崇之母撫梁祖有恩梁氏號為國婆徐宋

之民謂崇家為豢龍劉家子旉起家為大理評事

繼絶

夫繼絶之禮王者所以歸民置後之文聖人所以勸善況餘分建歴大德未融固宜昭興滅之仁豐延世之賞俾神明之後不廢於烝嘗公侯之家克紹於圭組用能率勵勲德懐服烝黎者焉

宋高祖永初元年四月即位詔曰夫微禹之感歎深後昆盛德必祀道隆百世晉氏封爵當隨運改至於德參微管勲濟蒼生愛人懐樹猶或勿剪雖在異代義無泯

絶降殺之宜一依前典可降始興公封始興縣公廬陵公封柴桑縣公千戶始安公封荔浦縣侯長沙公封醴陵縣侯康樂公可即封縣公各五百戶以奉晉故丞相王導太傅謝安大將軍溫嶠大司馬陶侃車騎將軍謝玄之祀

是月封晉臨川王司馬寶為西豐縣侯食邑千戶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四月即位詔曰繼世象賢列代盛典疇庸嗣美前載令圖宋氏通侯乃宜隨運省替但欽

德懷義尚表墳閭况功濟區夏道光民俗者哉降差之典宜遵往制南康縣公華容縣公可為侯萍鄉縣侯可為伯減戸有差以繼劉穆之王弘何無忌後

梁高祖天監元年四月巴陵王殂南齊和帝以謝沭縣公蕭寶義為巴陵王以奉齊祀

是年詔曰褒隆往代義炳彛則朕當此樂推思弘前典齊豫章王元琳故巴陵王昭胄子周齊氏宗國高武嫡嗣宜祚井邑以傳世祀降封新塗縣侯五百户

敬帝太平元年十二月以前吕平令劉督為汝陰王前鎮西法曹行參軍蕭綋為巴陵王奉宋齊二代後

陳高祖永定三年四月江陰王殂梁敬帝以梁武林侯蕭諮子季卿嗣為江陰王

宣帝太建三年六月江陰王蕭季卿以罪免封東中郎長沙王府諮議參軍蕭彝為江陰王

是年追封侯安都為陳集縣侯邑五百戸子亶為嗣安都於文帝天嘉四年坐事賜死至是追封

北齊孝昭皇帝皇建元年八月即位詔自高祖創業已來諸在佐命功臣子孫絶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為立後又詔曰昔武王克商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廢兹典及元氏統歴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説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梁太祖開平二年三月以鴻臚卿李從唐室宗屬封萊國公為二王後有司奏萊國公李從合留三廟於西都

選地位建立廟宇以備四仲祀祭命度支供給以遵彝典

十二月立二王三恪南郊禮儀使狀曰詩稱有客書載虞賓實因禪代之初必行興繼之命俾之助祭式表推恩兼垂恪敬之文別示優崇之典徵於歷代襲用舊章謹案唐朝以後魏元氏子孫韓國公為三恪以周宇文氏子孫為介國公隋朝楊氏子孫為鄰國公為二王後令伏以國家受禪封唐朝子孫李從為萊國公令参詳

合以介國公為三恪酅國公萊國公為二王後

冊府元龜卷二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閏位部

招諫　納諫　聽諫　推誠

招諫

古之令王曷嘗不謀及黃髮詢于蒭蕘晝日以詢問命官而箴闕然後臻夫治也自大運中否羣雄擅命瓜剖舁峙分覇區域吳蜀而下逮乎朱梁或克已悔過疇咨

善訓或災譎著見樂聞過咎或遵述古道以廣言路或延訪幽遠以詢闕政莫不發明詔布德音勤勤懇懇而敷求讜議者已若乃納諫有如流之速從善有轉規之易斯固彌縫其闕馴致於道其如聞義不徙垂之空言者亦可恧歟

吴大帝權初信任校事吕壹壹後姦罪發露伏誅帝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隲朱然吕岱等曰袁

禮還云與子瑜諸葛瑾字子山步隲字義封朱然字定公呂岱字相見並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陸遜字承明潘濬字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怍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

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尚汚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公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

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孫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孫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救所不逮

赤烏十一年二月地仍震詔羣僚各屬精思朕過失無有所諱

宋文帝元嘉五年詔曰朕承洪業臨饗四海風化未弘

治道多昧求之人事鑒寢惟憂加頃隂陽違序旱疫成患仰惟災戒責深在予思所以側身克念讞獄詳刑上答天譴下恤民瘼羣后百司其各獻讜言指陳得失勿有所諱

孝武帝即位詔曰世道未夷惟憂在國夫使羣善畢舉固非一才所議況以寡德屬衰薄之期夙宵寅想永懷待旦王公卿士凡有嘉謀善政可以移風訓俗咸達乃誠無或依隱

明帝泰始二年詔曰夫秉機詢政立教之攸本舉賢聘逸弘化之所基故負鼎進策殷代以康釋鈞作輔周祚斯乂朕甫承大業訓道未敷雖側忠規竚夢巖築而良圖莫薦奇士弗聞永鑒通古無忘宵寢今藩隅克晏敷化維始屢懷存治寔望箴闕王公卿士羣僚庶官其有嘉謀直獻捄俗濟時咸切事陳奏無或依隱

南齊太祖建元三年詔曰王公卿士薦讜言

武帝永明元年詔內外羣僚各舉朕違肆心規諫

鬱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詔百僚極諫得失

明帝建武二年詔王公卿士内外羣僚各舉朕違肆心極諫

東昏侯永元三年正月詔百官陳讜言

梁武帝天監元年即位詔曰商俗甫移遺風尚熾下不上達繇來遠矣升中馭索增其懔然可於公車府謗木肺石旁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龍蛇方懸其次身

高才妙擯壓莫通懷傳呂之術抱屈賈之嘆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民巳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六年正月詔曰徑寸之寶或隱沙泥以人廢言君子斯戒朕聽朝宴罷思闡政術雖百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蓄響幽遐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或間以山川頓足延首無因奏達豈所謂浮沉靡漏遠近兼得者乎四方士民若有欲陳言刑政益國利民淪礙幽遠不能自通者可各詮條布懷於刺史二千石

有可申採大小以聞

十年七月詔曰昔公卿面陳載在前史令僕陛奏列代明文所以釐彼庶績成茲羣務晉氏陵替虛誕為風自此相因其失彌遠遂使武帳空勞無汲公之奏丹墀徒闢闕鄭生之履三槐八座殆有務之官宜有所論可入陳啓庶藉周爰少裨寡薄

普通三年五月赦詔公卿百僚各上封事

大同二年三月詔曰政在養民德存被物上令如風民

應如草朕以寡德運屬時來撥亂反正倏焉三紀不能
使重門不閉守在海外疆埸多阻車書未一民疲轉輸
士勞邉防徹田爲糧未得頓止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
辟無沃心之言四聰闕飛耳之聽州輟刺舉郡忘共治
致使失理負謗無由聞達侮文弄法因事生姦胏石空
陳懸鍾徒設書不云乎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寔賴賢佐
救其不及凡厥在朝各獻讜言政治不便於民者可悉
陳之若在四逺刺史二千石長吏並以奏聞細民有言

事者咸為申達朕将親鑒以舒其過文武在位舉爾所知公侯将相隨才擢用拾遺補闕勿有所隱

陳後主太建十四年二月詔曰昔睿后宰民哲王御寓雖德稱汪濊明能普燭猶復虚已乞言降情訪道高咨嶽牧下聽輿臺故能政若神明事無悔吝朕纂承丕緒思隆大業嘗懼九重已邃四聰未廣欲聽昌言不疲痺足若逢廷折無憚批鱗而口柔之辭儻聞於在位腹誹之意或隱於具僚非所以弘理至公緝熙帝載者也内

外卿士文武衆司若智周政術心練治體救民俗之疾苦辨禁網之疎密者各進忠讜無所隱諱朕將虚已聽受擇善而行庶深鑒物情貞我王度

至德四年正月詔曰堯施諫鼓禹拜昌言求之典等久著前册舉以淹滯復聞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王之切務朕以寡昧丕承鴻緒未明虚已日旰興懷萬機多紊四聰弗達思聞謇諤採其謀略王公以下各薦所知傍詢胥庫爰及輿皂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親加聽覽

俾兹啓沃

北齊文宣帝即位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謇謇若朱雲諤諤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予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寵以榮禄待以不次

孝昭帝即位詔謇正之士並聽進見陳事

梁太祖乾化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庚寅制曰兩漢已來日蝕地震百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蓋欲周知時病盡達物情用緝國章以奉天誡朕每思逆耳罔忌觸鱗

将洽政經庶開言路况玆謫見當有咎徵其在列辟羣臣危言正諫極萬邦之利害致六合之殷昌毗予一人永建皇極

二年詔曰謗木求規集囊貢事將裨理道豈限側言應内外文武百官及草澤並許上封事極言得失

納諫

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則知君以虗受為德臣以盡節為忠有國之謀猷立身之模範何莫繇斯者

也觀夫闓位之君容納直言信用正諫或有寵而必棄或臨事而不行或營構而休工或畋遊而罷意得順流轉規之旨獲享國永年之運垂於世也不亦美乎

秦始皇為秦王九年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繇此背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說苑曰秦始皇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相見者茅焦之力也）後居甘泉宮（咸陽宮西宮也）

吴大帝以建安二十年征合肥率輕騎將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此乃偏將之任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帝納紘言而止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於是遂止不行

薛綜為尚書僕射嘉禾中公孫淵降吴而復叛帝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時羣臣多諫帝遂不行又選曹尚書陸瑁上疏諫帝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　又大將軍陸遜上疏諫帝納用焉

張休為右弼都尉帝常遊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帝大善之潘濬為少府帝數射雉濬諫帝曰相與別後時

或蹔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數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絶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帝由是自絶不復射雉

劉基為大司農帝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帝去翻起坐帝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時坐者莫不遑遽唯基起抱帝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帝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

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德義欲與
堯舜比隆何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帝因勑左右自
今酒後言殺者皆不得殺
宋高祖初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誨
諫即時遣出
文帝時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下廷尉將致大辟左衛
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勲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
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啟謬會故特

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太祖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何尚之為尚書右僕射時文帝行幸還多侵夕尚之表諫優詔納之

南齊太祖建元初王僧虔為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去聲殺囚僧虔上疏言之帝納其言

武帝幸方山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為離宮之所故應有邁靈丘靈丘者山湖新林苑也太子詹事徐孝嗣答曰繞

黄山欵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帝竟無所修立竟陵王子良永明末武帝將射雉子良上書諫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

梁高祖初為梁公納齊東昏侯余妃頗妨政事侍中范雲常以為言未之納也後與范雲同入卧内雲又諌曰昔漢高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秦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為其志大故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内想望風聲奈何襲昏亂之蹤以女德為累王茂因

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惜高祖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高祖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及在位敦睦九族優待朝士有犯罪者皆諷羣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則舉家質作人既窮急姦宄益深後帝親祠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為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於是思有以寬之

江子四為尚書右丞大同二年上封事極言治政得失

高祖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所種過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諮尚書可時加檢校於有蠹患者便即勒停宜速詳啓勿致淹緩

北齊孝昭帝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机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

恐後又踈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如此

趙郡王濬小名須拔與庫狄顯安侍坐於孝昭帝帝曰

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

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

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

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更似

吏帝曰朕其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爲耳又

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

王晞為太子太傅孝昭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為王公改之

武成帝先患氣因飲輙大發動右僕射和士開每諫不從屬帝氣疾發又欲飲士開淚下歔欷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復飲

聽納

傳曰從善如登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斯亦君人者聽納之難也自咸秦以迄江表逮於北齊莫不據萬乘之勢居兆民之上兵力雄盛威權獨運亦能垂采嘉謨延納讜議講求策略優容亮直已然之失改而不吝惟機之務謀無過舉用能克濟於勲業惟和於政典通下情而無壅熙百志而咸乂雖芻蕘之微咸獻其說在牧圉之賤並竭其誠而况於在廷師師之臣在位濟濟之士孰不盡忠而効智哉

秦李斯初入秦拜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涇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説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吳大帝初為吳侯建安五年立十三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帝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

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齊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横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内憂

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交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帝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

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受孤也帝拔刀砍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較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數雖甚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帝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

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耳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辯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徳決之後遂破曹公於赤壁

陸遜為將時荆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熈隆道教者來必逺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帝敬納其言

甘寧為周瑜吕蒙所薦達於帝帝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為簒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昬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戎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

規巴蜀帝深納之
呂蒙拜右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馬
萬餘盡以屬蒙與關羽分上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
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
始搆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
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
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頼
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

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帝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帝尤以此言為當蒙竟襲破羽

張梁為楊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孫奐裨將帝在武昌

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泝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為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帝皆以為非計時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令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畧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十諸所宜

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帝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

宋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從事中郎謝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

南齊太祖初徵顧歡為揚州主簿歡至稱山谷臣上表曰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

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缔裘代進
令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仄陋
野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删撰老氏獻治
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
廢道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覽則上下交泰雖不
求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
志盡幽深無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禄養陛下既遠見
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時員外郎散騎劉

思效又表陳讜言曰宋自大明已來漸見彫弊徵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貧於昔兼軍警屢興傷夷不復戍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生之色貴勢之流貨室之族陳服伎樂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於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損源尚末陛下宜發明詔吐德音布惠澤禁邪偽薄賦斂省徭役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變歷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哉又彭汴有鴟梟之巢青丘為狐兔之窟虐害踰紀殘暴日

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髮而慚生耆老看左衽而耻没陛下宜仰答天人引領之望下弔沉黎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山蕩谷此即常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殘寇塵滅而已哉帝詔曰朕夙夜惟寅思弘治道紓夢巖濵垂精管庫旰食縈懷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劉思效或至自丘園或越在冗位並能獻書金門薦辭鳳闕辨彰治體有協朕心今出鎮外可詳擇所宜以時敷奏

歡近已加旌賁思效可付選銓序以顯讜言

劉繪為南康相郡事之暇專意講説太祖左右陳洪請假南還問繪在郡何以旣而聞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須治幹豈可以年少講學處之邪徵還為安陸王護軍司馬

劉善明太祖初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陳事十一條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齋祀廣開賓館以接荒民帝答曰具卿忠讜之懷夫賞罰以懲守

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齋祀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勑公卿宣陽門令勅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

明帝即位諮議參軍張忻泰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並優詔報答

梁高祖時朱异詣都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勑付上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適二十一特勑擢為揚州議曹從事史

鍾嶸南齊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不暇給嶸乃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勲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為臧獲之事職惟黄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兹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倖若吏姓寒人聽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傖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禄力絶其妨正直乞虚號而已謹

竭愚忠不恤衆口勑付尚書行之
北齊神武時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緜崔暹將殺之文
襄匿暹爲之請神武曰我爲爾不殺然須與苦手文襄
出暹而謂陳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神武
將觧衣受罰元康趣入止之因歷階升曰王方以天下
付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世間人邪
神武意觧曰不緜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之
陽休之爲度支尚書孝昭帝留心政道每訪休之治術

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民患為致治之先

帝深納之

推誠

夫知人則哲蓋王者之攸難任賢勿貳乃臨下之懿範所以當開創之期濟經綸之業自非開寛明之懐納義烈之士察其心腑鑒彼邪正則何以聞讒間之辭不以介意解就擒之虜咨以良策得訛言而撫慰用逆黨之才能蓋上能以誠信而自持下則感待遇之過望為之

禦侮圖避艱難雖不能混一區宇大庇蒼黔而君臣之際亦可詠矣

蜀先主初見諸葛亮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關羽河東解人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

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難

吳孫策與太史慈戰於神亭慈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鮮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策又謂慈曰聞卿昔為太守刼州章赴文舉請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射鉤斬袪

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已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水者也策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遵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絶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辨今兒子豫章不

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並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繇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策曰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子義慈字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

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預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

張昭為孫策長史撫軍中郎將昭每得北齊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嘆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大帝以張紘為會稽東部都尉遣之部或以紘本受北

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帝不以介意

宋高祖以太子詹事中書令傅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輛

劉粹毅族兄也粹盡心高祖不與毅同高祖欲謀毅衆並疑粹在夏口高祖屢信之及大軍至粹竭其誠力事平封灄縣男食邑五百戶

孝武帝時王玄謨嘗討南郡王義宣人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帝不能明後為雍州刺史聞訛言玄謨欲

反帝知其虛馳使撫慰之又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為笑伸卿眉頭玄謨性嚴未嘗妄笑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

南齊太祖初鎮淮陰為宋帝所疑遺書結青州刺史王玄邈玄邈不相答和及罷州還太祖以經途又要之玄邈雖許既而嚴軍直過還都啓帝稱太祖有異謀太祖不恨也昇明中太祖引為驃騎司馬冠軍將軍太山太守玄邈甚懼而太祖待之如初陳顯達為護軍將軍太

祖即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烝一盤帝即以充飯

梁高祖初舉義師時馬仙琕為齊寧朔將軍高祖使其故人姚仲賔說之仙琕於軍斬仲賔以殉義師至新林仙琕猶持兵於江西口抄運建康城陷仙琕號哭經宿乃解兵歸罪高祖勞之曰射鈎斬袪昔人弗忘卿勿以戮使斷運茍自嫌絶也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為用高祖笑而美之

陳高祖初為廣州中直兵參軍監江西督護梁大同中

盧安興為廣州南江督護杜僧明與兄天合俱行安興死僧明復副其子子雄子雄討交州土豪李賁不克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與僧明天合周文育同謀攻廣州高祖時在高要率衆來討大破之殺天合生禽僧明及文育等高祖並釋之引為主帥高祖征交趾討元景仲僧明文育並有功

韋載為義興太守高祖誅王僧辯遣周文育襲載載嬰城自守相持數旬高祖聞文育軍不利乃自將征之克

水柵仍遣載族弟翽齎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勅載得書乃以其衆降于高祖高祖厚加撫慰即以翽監義興郡所部將帥並隨才任使引載常置左右與之謀議

文帝初為臨川王拒王琳於南皖時荀朗從帝會高祖宴駕宣太后與舍人蔡景歷秘不發喪朗弟曉在都知之乃謀率其家兵襲臺事覺景歷殺曉仍繫其兄弟帝即位並釋之因厚撫慰朗令與侯安都共拒王琳琳平

遷使持節安北將軍散騎常侍都督霍晉合三州諸軍事三州刺史

陸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起家東宮直後侯景之亂於鄉里聚徒是時張彪為吴郡太守引為將帥彪徙鎮會稽子隆隨之及文帝討彪彪將沈泰吴寶真申縉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文帝義之復使領其部曲拔為中兵參軍

後主末魯廣達為中領軍隋將韓擒虎之過江也達長

子世真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犇擒虎遣使致書以招廣達廣達時屯兵京師乃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之曰世真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所恃頼豈得自同嫌疑之間手賜黄金即日還營

北齊神武為東魏丞相孝静帝興和中高季式鎮永安戍高慎以武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得書驚懼即狼狽奔告神武神武信其至誠待之如舊

文襄帝輔政時清河王岳初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私

兵并蓄戎器儲甲千餘領至是岳以四海無事表納之帝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文宣之世亦頓請納又固不許

冊府元龜卷二百十二